

夜鶯

夜 鶯

合 订 本

上 海 书 店 影 印

影 印 说 明

《夜莺》方之中编辑。月刊。1936年3月创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四期。

夜 莺

方之中编辑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3年3月1—3000(25—1)定价4.70元

談東傅
華

先生的所謂「常識」

周文

「常識」這個辭，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含有「統一底」「互常底」「普遍底」的意思。普通口頭語所謂：「你連這點常識都不懂麼？」意思似乎是一提到「常識」，就應該個個人都同樣的「懂」，或都同樣的「看法」。但其實，這種理解法只是一種流俗底的，不加思索的見解。實際上，在分工繁複的階級社會裏，各社會羣的生活範圍內的習慣，經驗……不同，必然也就形成各自不同的看法。這是一；第二，社會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古以爲「是」的，今以爲「非」，今以爲「是」的，將來未必還以爲「是」，總之，在發展變化中決不會有「亘古如常」的「常識」；第三，社會是發展了，而各社會羣因受分工的限制，遂使某一些事物已成爲某一些人的「常識」了，而在另一些人却還並非「常識」，這都是很明白的事實。譬如「涉水」罷，照老百姓的「常識」看來，把褲管上挽裸着兩隻腳脛走去就非常方便；但一被殷紂王見了，却就奇怪起來，於是兩隻腳就碰在他相反「常識」的刀口上斷掉。膝的能彎曲，照一般進步的人的「常識」看來，只不過是便於走和坐而已；但康聖人以他的「常識」看來，則以爲

是用來跪拜的了，他說：「否則要此膝何用？」在軍營裏生活的人，用兩寸闊丈多長的布條來裹腿子，大家都「常識」地叫它做「裹腿」；但鄉下老太婆以她們的「常識」看來，就會大驚小怪地喊道：「阿呀呀，這是我們女人家用來纏尖尖小腳兒的「裹脚布」呀！」這樣看來，所謂「常識」也者，並非「統一」，而有「各別」，並非「互常」，而有「變化」；並非「普遍」，而有「所偏」的了。

用老太婆「裹脚布」的看法來非難「裹腿」固然不對，用兵士「裹腿」的看法去非難「裹脚布」當然也不行的。至於藝術作品，那就更非「常識」所能任意判斷它的內容，固然不能離開各種豐富的生活「常識」的反映，但那內容的神髓，則非止於「常識」的反映是無疑的。所以作爲一個「靈魂的建築師的藝術家」，他不但應該拘泥於片面的「常識」，流爲偏見或庸俗，而應該是站在一切豐富的「常識」之上，向着更高更深更廣發掘更新的东西。那末，藝術品者它對於人生社會的發展才是光輝底的。

至於用「常識」去刪改別人的作品，那當然只有越改越糟。水先

生在『文學』六卷一期『文學論壇』寫的一篇『理論經驗和實踐』爲他底刪改『山坡上』而辯護的文章裏說：

『以常識推測，王大勝已快到肚腸流出的時候，說他居然還能和李占魁翻來覆去的打那麼幾個回合，及到他肚腸流出之後，又說他還能把李占魁的手咬住，還能跟敵人抵抗，這樣的描寫，總不免要使人想起了一部什麼舊小說裏的「羅通盤腸大戰」的奇蹟！』

又說：『依我們的常識判斷，在兩個活人還在掙扎互扭的當口，而狗居然會兩次來搶肚腸吃，這事的本身就不合情理了。』（旁點是我加的——文）

這就是說，我的『山坡上』碰了他『常識』的壁，所以『理合』被他『刪改』。但其實他之所謂『盤腸大戰的奇蹟』，和所謂『在兩個活人還在掙扎互扭的當口，而狗居然兩次來搶肚腸吃』，完全是他爲了便於他的辯護的『誇張』和『捏造』。這種故意歪曲，我已經寫了一篇『關於『山坡上』登在『知識』一卷五期上把它揭破了。在登出的同時，水先生也『文學』六卷二期上又發表一篇『盤腸大戰』的反響』趕快自己修正了，說是他並非說作者所寫的是『盤腸大戰』，他不過『聯想』起『盤腸大戰』來罷了。哈，寫反駁別人的理論文章居然馳聘他的『聯想』！妙極！不過這且不管它，現在我想要談的就是他底這所謂『常識』，

首先，我們來看我底和傅東華先生底不同的字句：

『趕快』，他硬要改爲『連忙』；

『立刻』，他硬要改爲『登時』；

『傷心』，他硬要改爲『淒慘』；

『就在這一剎那』，他硬要改爲『但在這當兒』；

『哪，你看』，他硬要改爲『啊，你看』；

『哪，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他硬要改爲『啞，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

『昏了過去』，他硬要改爲『失了知覺』；

『翹起三角臉』，他硬要改爲『翹的頭，分明放着一張三角臉』……

這些，簡直舉不勝舉。他之用『連忙』『登時』『淒慘』但在這當兒，『啊，你看』這些來改我的字句，雖然未免覺得是連小學校的『老師』也不會幹的多餘的『自作聰明』，但究竟還不失爲他『常識』裏的字句：用『啞，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失了知覺『翹起的頭，分明放着一張三角臉』這些來改我的字句，雖然改成不通或錯誤，但究竟也不失爲他『常識』裏的字句的。至於——

『彈倉』，他硬要改爲『彈腔』；

『從槍身上抬起他黑紅的三角臉』他硬要改爲『從瞄準器上抬起他黑紅的三角臉』；……

這些，簡直就不成其爲『常識』！但這還不過是小問題而已。最奇怪的是，我在『山坡上』第一段的後面寫王大勝的着了一刀的句子是『刀光刺破軍服直進肚皮』，這意思很明顯，並非重傷，是準備接着寫王大勝一跳就容易離開『刀尖』脫逃；但他硬要改爲『刺刀已經一半納入自己肚腹』，這就簡單是沒有『常識』的改法。刺刀起碼也有尺多長，最長的有兩尺多，『一半納入』，像王大勝那樣『三角臉』的瘦子，准是被刺得『刀尖』在背脊骨邊出現，一定馬上請他躺了下去無疑。這樣就完了！第二段的下文也就很可能成爲多

餘的了！

然而還有更奇怪的：依我對兵士性格的認識而創造了的兩個人物，因而發展了的『山坡上』的那個主題；他却又據他的『常識』給我改得不成人樣子，因而把主題也改掉了！只消舉這樣的一個例子罷：一個剛才感到『決死』的較強的兵士，肉搏之後，不過『昏了過去』一小下而已，但一醒轉來居然『就早已忘了是朋友是仇敵』，便向面前的敵人哀求。這改成甚麼樣的東西了呢？對兵士的腦子雖然『簡單』，居然竟無恥地『忘得這樣快』！

總結起來說，這篇『山坡上』被他大塗大抹，九千多字刪成了六千多字，而這六千多字的字句大半改得變了面目，就作算用傅東華先生的『常識』來看罷，恐怕也該是文藝界空前絕後的『奇蹟』！但我正是要誠懇地並非『意氣』地問一句，一個刊物的編者是否應該有這樣大的權威？

除此以外，我過去有兩篇也曾被他改過幾句，但都是改錯了的。『熱天』裏我寫兵士們的無聊，雖沒有錢也要大羣的圍起來擲骰子玩，唯其如此，這才更顯明地表出他們無聊的心情。這是常事，而也是成了『常識』之一的了。所以我在中間有一句是這樣：『媽的，我們有錢賭就好了。』但他硬要改爲『如果我有錢准跟他們來一乎』，這就把這場擲骰的意義大大的改變，因而那情調也削弱多了。這原因，也就是誤於他自己片底『常識』的緣故。他以為凡擲骰總會賭錢的。殊不知他『聯想』不到也有些人沒有錢也可以擲骰！至於『投水』裏，我寫陳公嫂當着水生嫂的面罵自己的兒子的一句是：『你這賊骨頭呀！』是表現她在四面環攻中憤怒到無可發洩，只得在自己的兒子身上喊出這樣一句指桑罵槐的罵法，因為水生嫂會

偷過一個過路人的皮夾。她那瞬間的複雜心理我覺得用這句話是恰夠表現的。但印出的時候，那句話却變爲『賤骨頭呀！』因而那味道也變多了！不過這都並沒有大害，而且也是很少的字句，我當時就都讓他去了。去年十一月我還有一篇『賴老太婆』被他改過幾句，後來這稿子。我收回來塗掉，登在『申報月刊』上。總之，這也算是讓他過去了。但是爲甚麼我現在又要說呢？是這樣的：水生先生在『理論經驗和實踐』裏說着這樣幾句意味深長的話道：『本刊從創刊以來，對於發表的作品一字一句都極慎重，不肯草率，至少要求上字句沒有疵病，免得貽害青年的讀者們。但這種苦功我們只好暗暗的做，不便對讀者明說我們怎樣怎樣的代作者修改字句』，啊啊，其實這還可以引一句他改過的『山坡上』第二段裏的話接道：『原來不只我一個！還有別人，還有人啊！』（旁點是表明傅東華先生『改』『加』的字句——文）

編者的『常識』統一『天下』於是乎太平！

附記：當被刪改了的『山坡上』在『文學』五卷六期發表後不久，我就聽見說是有些刊物在批評了，我當時並不想急急找來看，沒有看的必要，因為那些批評無論他們怎樣說也不過批評的是並非我的原作『山坡上』。到了我給『文學』的信在該刊六卷一期上發表出來，我又聽見又有許多刊物如『立報』『人言』之類在批評了，不過我還是不急急找來看，一來因爲有些刊物時間已過，不易查；二來我也沒有搜集這許多刊物的精力或財力，三來是水先生的那篇『理論經驗和實踐』的誇張和捏造，又把我的原作的真相蒙蔽起來了。我想，如果首先不竭力把刪改的真相弄得一清二白，則別人的其他一切爭論都不免易蹈

「瞎子斷匾」的覆轍。爲甚麼呢？因爲許多批評者都只是看見『強姦』後的『山坡上』並非依據的原作的緣故。所以我不得不寫一篇『關於「山坡上」』。但同時『文學』六卷二裏期裏水先生又寫一篇『盤腸大戰』的反響的文章了，居然還得意地把『立報』上的一篇文章引爲他的刪改的誇耀。其實，他這『篇盤腸大戰』的反響』，仍然充

而已，我也並沒有藉此，就在傷口上插上商標大吹大擂過，這是一件『了得的「大事」！』了得』了不得』怎樣呢？難道被人家砍殺了後還當衆戮尸，而我才抗議兩聲就得被指爲『了得』的鼓吹者麼？我的作品被砍殺後人家還高高乎在上連連斥罵了我三篇文章，而我僅僅才回答兩篇就該負『引起糾糾』的責任麼？想不到現在做人

滿着歪曲，不值一駁。前天又看見『時事新報』每週文學』上沈起予先生的一篇文章，但可惜也還是只根據『文學』上的文章，沒有把我的收在集子裏的那整篇原作加以詳細『對照』，我想，如果沈先生知道了如我上面略舉的一部分

的刪改事實，恐怕不致有些論點和傅東華先生相同的罷；至於其最值得咀嚼者，則爲該刊編者在那文章後面『按』了幾句意味深長的。他說：『周文先生的小說『山坡上』所引起的糾紛，本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可討論之點也還有：』云云。是的，這只不過是『刪改』事件，被砍殺者目前只我一人

論『非常時』

自從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我們的學者們也發現了一個『非常時』。這自然是有點理由的。熱河古屬夷狄，上海今稱洋場，東三省又還在關外，被別人侵略佔據，在學者們看來，似乎也還平常的；而不平常的就只有這一次的華北問題，因爲這顯然更爲切身，敵人的鐵蹄居然踏上了我們的文化城——也就是學者們的老窠，使我們那原想再過五十年的博士也過不下去，豈非有點出乎意外麼？

有點出乎意外，這就是非常，而現在也正是『非常時』。

但事實上，自從清朝末葉以來，在我們，幾乎沒有一年不是『非常時』，鴉片戰爭，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五卅，五卅，那一件事是透得過氣來的？自從九一八到現在，失地愈多，國勢愈削，這現象就更加顯著，侵略的繼續，使大家的忿恨一天深似一天了。但那嚴重的感覺，是早就有的。在這種感覺里，決計沒有五十年。

便是五年也不行。因爲一個古老的國家，對於侵略的暴行，只有立刻奮起，立刻抵抗，才能夠保持元氣，甚而至于恢復威望；因循決不是一條出路，觀望也只能夠加重一個國家的 *Dowry*，而趨向於滅亡。

如果還可以因循，觀望，那就決不是『非常時』。

因爲『非常時』的主要條件是向前幹，他不容許有一點苟全或者偷安的念頭。

我們的過去的錯誤，是在於：拿義舉來當做干戈，拿忠信來當做甲冑，去和新式武器相抗衡。我們眼前的錯誤，是在於：只知道新式武器的利害，而忘記了我們的戰爭是抵抗，不是侵略，侵略者要估計自己的軍火，而抵抗者都沒有這樣餘暇。

就因爲眼前正是我們的『非常時』。

二月七日

下去的。

一九三六、二、十一日。

竟有這樣的難，『多產』也有罪，寫得少也還是難免有罪，那麼，我就索性再寫一篇罷，題爲『談傅東華先生的所謂『常識』』。我想這雖非『了不得』，問題究竟是問題，如果這種近於侮辱的『刪改』問題永遠鬧不清，我還想是應該繼續

沈孝祥

律師

事務所 上海市北站界路均益里七號
電話 四三九七九

文壇上的眉間尺和黑色人

李 平

魯迅先生的鑄劍裏有這樣一段——

「……跪着的人們便都伏下去了。這時眉間尺正看見

一輛黃蓋大車馳來，正中坐着一個畫衣的孩子，花白鬍子

，小腦袋；腰間還依稀看見佩着他背上一樣的青劍。他

不覺全身一冷，但立刻又灼熱起來，像是猛火燒着。他一

面伸手向肩頭捏住劍柄，一面提起腳，便從伏着，的人們

的頸子的空處跨出去。但他只走得五六步，就跌了一個倒

栽葱，因為有人突然捏住他的一隻腳。這一跌又正壓在一

個乾癟臉少年身上；他正怕劍尖傷了他，吃驚地起來看的

時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兩拳。他也不暇計較再望路上，

不但黃蓋車已經走過，連擁護的騎士也過去了一大陣子。

路旁的一切人們也都爬起來。乾癟臉的少年却還扭住了

眉間尺的衣領，不肯放手，說被他壓壞了貴重的丹田，必

須保險，倘若不到八十歲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閒人們又

即刻圍上來，默着着，但誰也不開口；後有來人從旁笑罵

幾句，却全是附和乾癟臉少年的。眉間尺遇着這樣的敵人

，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覺得無聊，却又脫身不得……

……

這樣一段好文章，確是淋漓地畫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比

較落後一面的黑暗勢力。我疑心這恐怕是描寫我們這所

謂文壇為更多，因為只要是一個初弄文筆，走直路的輩大

，就總常常要碰着這同樣的遭遇。只消你面着一「眞實」剛

跨出一步，當心罷，立刻就定被捏着脚打一個倒栽葱，

從背後遠要來幾個拳頭，而乾癟臉少年更是不知怎麼一下

就在你的臉前出現了。對着這樣的敵人，眞也是怒不得，

笑不得，只覺得無聊！是的，無聊！眉間尺終於不是戰士

。他終於太年青，他還不很知道自己的周圍也就是可以戰

它一下的對象。因此，他終於不是戰士。他不但不能把那

些黑暗的力從社會的底層給予嚴厲的打擊，他甚至也遠不

能認識他自己。

但是那一個黑色人就不不同了——「唉，孩子，你再不

要提這些受了污辱的名稱」。他嚴冷地說。仗義，同情

，那些東西，先前曾乾淨過，現在却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

。我的心全沒有你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讎！」你不知
道麼，我怎麼地善於報讎。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
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
我自己！是的，也只有這樣能夠看透自己的人，才能夠
看透一切，大無畏的屹立於人間，向着光輝前進！他使我
們不但看見他殺得狠們只敢「站定了，聳着眉，伸出舌頭
，咻咻地喘着。放着綠的眼光看他揚長地走去」；而且，
看見他敢向着王城發出尖利的歌聲！

「哈哈愛兮愛乎愛乎。」

愛青劍兮一個騷人白屠。

懸頭連翻兮多少一夫。

一夫愛青劍兮嗚呼不孤。

頭換前頭兩個騷人白屠。

一夫則無兮愛乎嗚呼！

愛乎嗚呼兮嗚呼嗚呼，

嗚呼嗚呼兮嗚呼嗚呼！」

董熾大律師受任本刊法律顧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夜鶯月刊社之委任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關於下列當事人之權益當負依法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事務所愛多亞路中匯銀行二樓二〇一號
電話八二二三九號

住宅法租界薩坡賽路三德坊廿一號
電話八五三四〇號

有人在某雜誌上說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留下了成績的只有「現代之羣」，就是從前在現代雜誌上寫文章的一班人。又聽說寫這文章的就是杜衡先生，現代之羣之一。

去年的現代之羣發表過些什麼文章我已記不得了，但在今年這兩個月裏面却似乎沒有看見過什麼。今年的文壇是熱鬧的，有才華的作品被發現了不少。

田軍寫的江上便是其中之一，是登載海燕第二期上面的。

我非常喜歡其中的幾段描寫：

「風，不停的颳着，颳得近乎無節制無廉恥了。江水整日激蕩，拍着，打着，一千遍企圖躍上障礙牠任性激蕩的堤岸，一千遍用自己粉碎的浪頭，在江堤的石頭上增添地描畫着失敗的痕跡——江堤起初是表現着固執，自大，安寧……而那腳下的石塊漸來漸變成衰敗的老年人的牙齒了……」

「……這船塢的形狀，近似一具龐大胃臟的斷面，從那開口流進來的船隻，全是那樣飽滿笨拙地，鵝似的安穩地浮走，按着順序停下。所有船上的人們，幾乎是從一具類型裏澆製出來，全是那樣疲乏，落寞，呆板地在臉上刻滿着皺紋，無論青年或老年。……」

然而我覺得那個孔春（一個極重要的人物）底殘缺和柔滯是不應該屬於他的。他對那種誰也不能支撐——就是說不甘心支撐的碼頭上的苦力生活完全沒有抗拒（由於他沒去理解牠），……沒有思索，沒有表現，甚至意圖。這是對生活不關心的馴服態度。和我們

南方的多言愛吵，硬頭負氣的朋友比較，北方人真是如此柔善易與的嗎？

他溫墩地黏滯在窮困和衰老裏面毫無怨言（從整篇的印象說），好像他缺乏了心靈。「……今天……誰讓請了冒兒眼那小痞棍。……」却對請一個窮孩子吃東西後悔嗎？在這個「嗎嗎呼呼」的人影裏，作者投給我一個心的曖昧。

但是他却曾經把那小孩子冒兒眼創造得多麼活躍，動人而且勇敢的！

記得在一九三四年看過現代之羣之另一的施塾存先生一篇小說。一個農民不高興自己的田，希望把牠賣一筆高價。那曉得公路局並不收買他底地，於是他就去破壞公路——用這種陰謀獲得一點小錢。最後有某教堂來收買他那塊地，出了他希望的高價，但他已經被抓進牢裏，那筆地價只夠做罰款了。——大概是這樣的。

從那裏面找不到一段較好的文章，找不到什麼藝術，並且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對農民開這種惡毒的玩笑。——好像他有權力捉住一個種菜的農民，在他強逼站上木桌子，要他跳着都會裏流行的淫浪舞，然後由現代之羣站在一旁拍掌大笑。

田先生在這方面無疑比施先生更懂得人底價值，而且也更尊重牠。

假如一九三五年文壇底空虛不會由田先生所發表的作品來填補了一部，而由施先生來動手的話，那被填補的空虛底一部份，我看只好成爲比空虛更可怕而現在還找不出適當名稱的東西了。

二月二十一，一九三六。

可憐的理解

雲 萍

誰也知道，蘇聯藝術界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有利的基礎上，幾年來發展的速度是怎樣驚倒了全世界——連那些對牠一向絕對憎恨的人也在內。無盡的寶藏被發掘着，新手法新技術被應用着，偉大作品被不斷產生着……這從自由國度高舉，昭示人類底真實天才的適當發揮的價值和功績，曾由斯拉夫民衆數十年底勞動造成的藝術的明燈，是如何有着世界的意義！

最近在上海青年會舉行了一個「蘇聯板畫展覽會」，相信這是很切實適應了當前中國飢渴的大衆和貧弱的藝術界底要求的。從這次展覽的畫幅中，除開技術上優異之處不談，我們是深深看見反映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狂熱，對真誠領導者的崇拜，民衆思想情緒的高度發展，對於真正藝術的熱烈追求……，非常豐富的反映着。可以說，我們是透過那些畫幅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底氣息。這些，凡參觀過這次畫展的人大多數是感受到的。只要翻一翻展覽會中那本批評的冊子，那些充滿感動，景仰，讚美的句子，說明他們在如何正確理解着牠。

不幸批評冊中竟有一段是書明趙景深先生——不會是冒名吧！——題的，大意說，中國素不注意封面插畫，他自看過這裏陀思妥亞夫斯基，荷馬詩人等作者名著的插畫後，覺得目前中國畫家有和文學合作之必要。

可憐！趙景深先生從這次畫展所能了解接受的只是如此而已。

這和趙先生本人底整個評價沒有關係，使我咆哮不平的是相當代表中國民衆底鑑賞力的批評冊上竟留下這絕大污點！

「……揭出了全體的要點：一般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對於現實主義的根本的努力。……」

「……牠令人覺得一種震動——這震動，恰如用堅實的步伐，一步一步踏着堅實的廣大的黑土進向建設的路的大隊友軍的足音。」

（見申報載魯迅記蘇聯板畫展覽會）

這些趙先生是決不會理解，他只見到「文學家」們底作品得上幾頁插畫是如何「增色」。差幸只有趙先生具此賞識力，不然的話，二百幅蘇聯的畫真會一齊掉下眼淚來！

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六。

一 般 週 刊

內容：一般評論，政經專著，每週紀事，國內外通訊，科學小品，文藝崑頁。

編輯人 陳紀滢 孔羅蓀 關吉罡

地址 漢口特三區漢潤里五號

定價 全年五十冊一元五角半年二十五冊八角

十五冊八角

馬務

王在叔

是料峭的春寒天氣。

驛亭站孤俏的聳立在寒霧裏，白馬湖旁低矮的土山，淡淡的疎疎的染上了新綠，襯出了這小車站的慘淡。

車站前的鐵軌，無力的躺着。一端隱沒在橫堵住的土山下，一端向曠野伸展着，漸遠漸隱，終於和山頂屋頂一般，隱沒在寒霧裏。

早晨的風，也有從山坳吹來的。吹過鱗鱗的湖面，吹過纖弱的湖隄上的柳枝，吹到這曠野裏，作個迴盪的姿勢，把瀾漫着的霧激動了。那霧竟霏霏微微的，變作了初春細雨了。

濃雲漸漸地低籠下來。

村舍的炊烟，在白濛濛的空間，搖曳上什，待什到離屋頂三四丈高，便和濃雲相混了。

接着又從曹娥江邊那一面吹來一陣狂風，細雨更加緊了密度。

沿鐵路樹木的細枝，俯仰在狂風裏，尖厲的發出悽慘的聲音。

曠野沉沉的，像醒過來似的。任憑這無賴的風雨的襲擊。

沒有人語，沒有狗吠，沒有鷄鳴，祇有風挾着雨，發發的響。

『嘟嘟……』

終於送來了一陣氣笛聲。

這聲音直穿透低壓着的濃雲，像這遠遠的另一個世界裏轉。

『嘟嘟！嘟嘟！……』

照例，火車上的氣笛，是要在一定的距離上吹的。而且吹的次數也有一定。可是今天立在站上，還望不見火車，站長也未曾把紅綠旗子拿出，而氣笛聲却震耳的響了。住在鐵路鄰近的村民，誰都感到有點異樣。

站長和收票員，急速的戴上制帽，走到車站月台上。往左望，火車似乎還在老遠的處所。

『嘟嘟！嘟嘟！……』

氣笛接二連三的叫，像遺失了方向的海船，在濃霧中求救。

站長開始泰然。

『時候還早哇！——這氣笛是警號，叫鄉下人，別往鐵軌上走啊！』站長像跟誰說着。

小站裏祇有四五個客人。聳着伶仃的身子，以沉默與發楞的眼，陪着站長的緩步。

『嘟嘟！嘟嘟！』接着又是『嘟嘟——』鑽天似的一叫。

誰都心裏反應的跳着。

漸漸來了些車站上的扭夫。

哄隆哄隆的輪聲也聽到了。於是一頭黑色的毒龍，撥開了濃霧，撥開了細雨，撥開了風，以一種排山倒峽的姿勢，轟轟然急速的撲過來了。

孤峭的車站，發着抖，接待這無待邀請的來客。人們也從矮屋裏伸出頭來，看一看這，雖然是慣熟了的，現在的毒龍。

站長的哨子罷罷地吹着。這不很容易制伏的毒龍，竟搖着頭，擺着尾放緩它的足步了。終於又霍然停止，貼伏在寒稜稜的鐵軌上。

司機立刻從機艙跳下。跑到機車車輪上去看。

「啊！」不禁的叫出。心頭一陣緊壓，四肢軟了半截。

「怎麼了？」車站裏担夫走了過來。

「輾死了一個人哇！」

「輾死了人！輾死了人！」

全車上立刻發出一陣驚惶的聲音。

「這車板上還攔住一條腿哪！」

旅客們也有跳下車來的。臨車站開着的幾家小店裏的人也奔集攏來。

腿是淋淋的像一把大撲刀。

「怎麼，那裏來的一條人腿？」穿着制帽的車隊長也跳下車來，沉着臉，問那司機的。

「我……我因為霧。」司機的，開始述說了。「看不出前面，所以儘拉着氣笛。但我也看到一個影子，好像是人，又好像是狗，橫在鐵軌上走。我拉着氣笛，這影子還不動；我再詳細一看，却又是一堆草料。我正想那個渾蛋，把草堆在鐵軌上，我放膽開了過來，也沒聽到什麼聲音，祇是車頭好像抖了一抖，我知道有些蹊蹺，所以下車來看……那裏知道，真是——真是——」

說着，像要哭了。

「那草堆看見在那裏？」車隊長儘冷冷的問。

「就在快到站的那一條橋邊。」

「那麼，暫且往那面去看一看吧，」站長也冷冷的說上了一句。

車隊長和站長說定，車暫且遲十分鐘開。

離車站約有里遠的橋邊，這時聚集了一堆人，年青的村民，

老頭兒，老婆婆和兵士，還有隻黑白狗。

風似乎斂了一翼，細雨還是濛濛的。

一堆草料，已和血肉輾成一塊。頭部粉碎，手臂的一條，輾斷在鐵軌上，另一條橫在枕木上。

人把那堆草拖過，發現這包着屍身的上衣，還不會粉爛。

是灰色的軍服。袋口還露出一個符號。

看的人誰都帶着個緊張的然而沉默的心。一時間，好像誰都在這死生的迷霧前凝住。看到了這一堆血，肉，這一個屍骸，猶如看到了這個紛亂的，每天以不很平常的事體作為點綴的社會。而在這樣的社會裏，何幸自己竟還活着。然而活着，却又不免有這樣一個了結。往前看，是個不可知的數；往後看，却不見一個來處。

「哦！」於是祇好呼了口氣。

「這似乎是個兵士呢。」車隊長說了。

「是的，」司機抱着顆苦痛的心，輕輕地說。

「他媽的！看是那一營的。」也是一個兵士，從看客中走過來。把那袋口的符號取出。

「第×師上等兵王紹昆。」他唸着。「他媽的，這該死傢伙，是逃兵哇！」

人們的眼，於是又從那堆血肉移到這說話的兵士身上去，像要從他口上，聽取關於這死者歷史。

「他媽的。——你逃！你逃！還是逃不出死哇！」那兵士說着，又慘然的笑了。「人，死活總是命裏註定的。要不然，誰還敢來吃糧！咱老子便不怕死！不怕死，咱老子所以現在還活着呵！越是想逃命，越逃不了命。」

那兵士裝着泰然的態度，說教。但心裏却烟似的起了一陣幻想。……轟隆轟隆的砲聲，……劈劈拍拍的槍聲，……呼的火箭似的射來一個彈子，……伏在壕溝裏對準着對面敵人，眼睛不會撐正，火彈往喉管直送來。……啊！叫出一聲，倒了下去，槍桿子也溜下溝裏，……接着半天裏落下個爆炸彈，火紅的鐵片飛去了——向前一仆，抱着槍桿子，倒着泥土裏了。這麼着，自己禁不住駭的要昏過去了。然而眼睛却又逼住你清醒過來……於是想到自己可愛的生命，想到自己有關係的人，父，母，老婆，兒，女……想到活着的快樂，想到故鄉一塊土地，一塊曾經用過力，長過穀子養過一家的土地——於是他揀過機會，拋了槍枝跑出來了——那麼——那麼這傢伙，倒底還是該憐憫的呵。然而誰料到他在這裏，在車輪下，碾碎了他生活的夢，碾碎了他故鄉的夢！……

那兵士這麼一想，有點兒傷促，擠沒在人羣裏，生怕自己這份心，被別人瞧出似的。但他表面上，還必須裝做說教的神氣，又從人羣中發出聲音來：

『是個逃兵啊！該死！死活沒有註定，咱老子也不來吃糧了。何況這個年頭兒，那一年不動兵火，那塊地不流血腥，逃也逃不了的。要不然忠厚善良的老百姓，也就不會餓砲火了。哼，老實講，咱老子吃了民國時勢二十多年糧，却沒一年不上戰場……』他的聲音越說越高了，可是他突然停了下來，再也不想說些什麼。那一次，打土匪，在深山冷坳裏，不幸反給包抄了去，做了俘虜。吃了二個月白米飯，看了些不會看過的新花樣，他媽的，總算沒有養得肥肥的給宰了當猪肉吃，放出來了。這時候，自己全那個打算；活了三十多年，糧也吃夠了，回老家去，安分地守一塊土，過日子

，不再拿他媽的鳥槍桿子了。然而，真的回到老家，自己沒土地，沒犁耙，沒耕牛，又打那兒做起……何況守田土的，又都在挨餓，倒頭來還是回原路……那麼這傢伙，那麼這傢伙……唔，怎的心裏淡淡的，淡得要出清水了，唔……『咱老子，打過××黨！他媽的！你算什麼？……』說着，便一脚踢在狗肚裏，這麼着，那兵士像出了一口氣，好讓自己話頭有理由停下來。

『那看來——』接着車隊長跟站長說了。他半聽不聽的，聽過了那兵士的話，他覺得有理由卸責了。『那看來——那看來是個無主的屍首呀！』

一個青年農夫，不禁嘻的笑出。就是屍首哪。他這麼想。

站長吐了口氣，點點頭；把剛才一看到屍體的符號，就以爲是鄰近的駐兵，而驚跳着的心，漸漸放鎮定了。被兵士踢了一脚的狗，却並不叫喊，牠有經驗，有吃的時候，即使不免挨揍，也無須叫喊的，在野草裏，牠常常碰到些倒路死的，或棄嬰，牠把兩腳開破衣和蒲包，一個發香的瘦肉，或一個渾然的嫩肉，便活生生擺在眼前，這時，首先應不作聲張開口來。做了獵狗不免狂嘍，直到獵狗給櫻住，却又屬主人的了，而這餓殘，這棄嬰，雖是主人不要的，但也應該不作聲的吃。現在是一堆更新鮮的肉，更光豔的血，這滋味可不錯吧！所以牠不叫喊，還是用鼻子向前漸漸的嗅過去。直到那狗的嘴巴湊近這堆血肉的時候，一個老太婆突然叫起來了。

「狗呀！狗呀！」她叫着，她像就是那堆血肉的主人——守護者。在她腦子裏，有個奇妙的想頭，以爲，那堆血，那堆肉，還有拚湊起來，湊成個活人的希望。湊成個像她兒子那麼強硬，那麼結實的人。這個年頭兒，鄉裏住不下人，難過活，都往外面跑。自己兒子

，也是那麼的跑去了。本來呢，他也想去吃口糧，這幾年，花樣可
真多，白白的旗子的，寫上幾個黑黑的字，常常會在村裏出現。拿
那旗子的穿件灰色衣，步子挺高高高。說是招兵的。鄉下人眼紅；
薛仁貴，做皇帝，也還靠投軍。千年瓦片要翻身，除非這一看，誰
的額角上，註定要吃一輩子。將眼前事來比，有了槍，便走得通天
下。酒店裏的酒，米店裏的米，可不是自己的一樣，你說一聲不，
我便一拳頭——這麼着，自然是打夥兒要去投軍了，何況鄉裏住不
下……自己兒子也是那樣的一個，可是終因為自己『好人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這個念頭給阻住，跑到上海找工做去了。而上海，
聽說汽車電車，車……車……要比這種多十幾倍，而且，還來來去
去，沒一定時刻，專愛在人縫裏攪。走路的一不小心，誰又料到
——誰又料到——『啊！別讓那狗吃呀！別讓 狗吃呀！』老婆
婆叫的竟有點傷心。

年青的農人，他有力量、有氣魄，擔當得一切的苦難與災害，
世界儘管向破滅的路上轉去，他却要擎住半個天地似的。雖然聚在
一起，他却看着看不出的遠天。一聽老婆婆嚷，也沒打算，便一脚
向那狗踢去。轉了過身，對着車隊長，像在側聽那車隊長說話。

狗被踢了，知道人們是阻止牠這一頓美食，開始『汪——汪
——』的叫了。又穿過那兵士的兩腿，搖着尾巴，走近站長那兒去
。牠抬着頭瞧住站長制帽上的紅條子，

『算了。隨它去吧。』車隊長安閒的說出，預備回站去。

『好的。過一會兒，我叫清道夫，把它來清理過。』站長隨便
地回說。

狗開始搖尾巴了，像在自顧效命似的，給他做個清道夫。

狗的尾巴擺得太起勁了，拍在那兵士腿上。那兵士正在把罵代
哭，對這屍骸笑落了一番，心裏感到些輕鬆。此刻，聽到站長隨意
發落這屍骸，却又有點不以為然。一受狗尾的挑撥，以為這過失全
在那條狗尾上，便立刻想跟這條尾巴鬥一鬥，向長着尾巴的狗腿上一
踢。

『汪！汪！』

狗立刻收住令箭，把尾巴夾在二腿裏，亂嗥。年老的農人，好
半嚮含着尺來長的旱烟管，想不出一個所以然，沉默着。他看了
四五十年的鐵路，聽了四五十年火車聲。這過錯，他不想再歸給
造鐵路的人了。但他經過了太多的世變，民國還祇二十幾年，就
是這曹娥江邊，大大小小的砲聲，他也不知聽過多少遍，做人却更
艱難一倍，土布少一倍，洋布貴一倍，田頭上東西賤一倍。鄉裏壯
丁少一倍，洋價高一倍，香烟多一倍……這一點子肉，一堆血，算
什麼。種田的，當兵的，老的，少的，全在拍賣性命過日子。一個
人能死得那麼痛快，可還是幸運的……他就是這樣的，用他憂苦的
心，向這血肉默祭。一聽到這三次的狂吠，才放下旱烟管，好像狗
給他吠出了一肚子的氣，回頭一看，那站長和車隊長又漸漸的遠了

『這……』於是顫着聲音，他叫出。『這……這就讓……他那
麼……』心裏又湧起了一陣義憤，嘴却給絆住了。

狗聽到『這——』的喚聲，以為在招呼牠了。牠本想放棄這眼
前應得的權利的。此刻又回過身來，搖着尾巴，挨向那老頭子去。
恰巧那老頭子揮着的旱烟管，又無意地敲在狗底左耳上。

老婆婆以為那老頭子動了氣憤，軟柔的心。全不肯得罪人。受

了一世苦難，把自己圈在磕頭哲學裏，難道像他們那樣的人，還有得罪狗的權利嗎？轉又覺得老頭子打狗，實在太多事了。反正死的不是自己兒子，要你出什麼頭，便顫抖的伸手去擋一擋那已經不動了的煙管。

站長和軍隊長走的遠了。

「哈哈！」那活的兵士回頭對着眾人笑一笑。「你們看到這樣一個屍骸便心痛了嗎？哼！咱們可看得多咧！一打起仗來，便是成千成萬倒下來。找不到沙袋，便拿這些疊起來當土堡，做戰壕。那時候，敵人的砲火射擊過來，全憑這些兄弟們的死屍哇！老實說，現在的時勢，就是把人肉當作沙袋，築戰壕的時勢！哼！哈……」

……他說着也揚長的走了。
青年的農人，沒有思想，也不理解這兵士誇張的哲學，死，不足以威脅他，淋漓的血肉，在他仍看作是淋漓的血肉。也沒有想到牠以前會有個生命，也沒想到牠以後是否還能獲得生命！可是貪饞的狗，却用着牠軟紅的舌頭，親和地舐着他的腿，好像先求他允許似的。他俯下頭來一看，摸了摸狗頭，也走了。

風作怪似的嘯，好像晴了些的霧雨，又從山頭吹來。
站長把哨子嚕嚕吹起。火車雄壯地叫了。無力的鐵軌挺直了腰背，靜待這毒龍的蹂躪。

人們多回到自己屋裏去。曠野又回復原狀。
在風聲中，在細雨下，有一條狗，開始他的宴會。

海 燕 第二期要目

「題未定」草	魯迅
江上	田軍
一八前進	路丁
宣傳隊	奚如
十二月二十四日續記	瀝生
「選運草」	黎烈文
A 紀德的「新的糧食」	黎烈文
阿金	魯迅
過夜	蕭紅
值得祝福的人	羅烽
日子	麗尼
漫談個人主義	胡風
太原紀事	宗人
國社黨亞林匹克領袖底談話	何封
獻詞	田軍
我們大家伙來個清算	羅烽
主人底工作	孟十還
好人	孟十還
紅丸	周文
人物	歐陽山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衆雜誌公司

今天天氣特別好，十二月的太陽正和春二三月的一樣暖和，這也是一個好的預兆吧，卓士的臉像被一陣微風掠過的湖面一樣，摺成幾條細紋，笑了。

他挺一挺胸院，伸長頸子，腳也滿有野勁兒走着，他彷彿覺得這些熙攘的行人已經看出他將來的偉大了。他再摸一摸大衣袋裏的介紹信，那硬硬的信封在這裏呀。他用大姆指和食指使勁地捻一捻它，他的眼睛入迷地笑着，他的皮鞋聲比起先更有力量了。

「萬一余總理又不來呢？」忽然他惡狠狠地搖着頭，表示另外有人這樣駭他。

「那也沒有什麼，我總在會客室裏等到一點鐘回來就是了，明天再去，譬如每天上課；其實，不來倒也正好，（他的眼睛突然像發光地一閃）免得有一套虛偽的應付，什麼『呵，余先生！失迎！失迎！』像這樣的話我們在學校裏是當作笑談的，我對他怎麼能夠說得出口呢？」

「不，這些都是胡說！不要想它！」他很自信地搖搖頭，覺得這些考慮早已給繃紅的太陽沖去了。於是他又挺直身子，他的皮鞋聲又響亮起來了。

到了快接近坤裕錢莊的時候，他的腿打起顫來了，頭也低下去，像一隻病馬那樣，緩緩地一步步踱着，當他的手握住那扇有彈性底玻璃大門的門圈的時候，他是完全被一種恐怖的空氣所襲擊住了，他的臉色像塗過一層黃臘，那玻璃大門雖然是裝着彈簧，但是他

竟連推開這輕便的大門的力氣也沒有了。

一進了大門他覺得像一個新上舞臺的主角一樣，千萬隻像星星一樣的眼睛向他射來。那怪刺耳的唱歌又從笑聲中跳出來了：

「家父，你又來啦！」

卓士的臉立刻緋紅，他像耗子一樣逃進會客室裏去了。

會客室裏怪沉寂，一隻寂寞的鐘滴答滴答像教師一樣演講着。寫字台聆聽着，沙發聆聽着，茶几聆聽着，椅子聆聽着，大家都靜靜地低着頭。自從他一走進會客室以後，牠們就都抬起頭來，驚奇地雲着眼，睜看着他那碎跳着的訴苦的心。

現在，卓士比較有些餘裕的時間來調整他的心情了。但是討厭的鐘聲却時常促起他這個討厭的回憶：那是他第一次的時候；他把介紹信向那個立在櫃台邊的鑲金牙的大胖子送上去，那胖子却滿不地乎地搖搖頭說：「不是我！他不在！」他覺得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氣是對他的莫大的侮辱，他恨得直叫起來：「你不要以為我不認識余總理！家父是他的老朋友。」這一叫整個錢莊裏的夥友都注意到他了，於是，他的綽號「家父」也就成立了。

這個討厭的回憶很可以使他想起越王的臥薪嘗胆，他覺得目前一切都要忍受，將來一見到余總理以後總要比一比長短再瞧。所以余總理雖然天天不來，他却天天非來不可了。

鐘聲還是滴答滴答叫着，現在他想聽聽牠的演講了。突然，牠噹噹地敲起來了，悠悠地而又緩緩地，他打了一個寒戰。他把視線移過去，看那從窗外射進來的紅繃繃的太陽，他立刻伸出手去，在暖和的陽光下用力地磨擦着，接着頭也慢慢地搖起來，好像現在是有了轉機了。

那扇玻璃門是不時碎碎碰響着，但是走進來的人都不是魁偉的個子，他是決心不再向門外望了，讓玻璃門獨自去響。

雖然從玻璃門進來的都不是魁偉的個子，但是萬一那個魁偉的個子進來了，那措辭，那態度，是不能亂的呀！卓士立刻心慌起來，竭力追索那些早已想好了的客套。一見面，當然先站起來：「呵！余先生，失迎失迎！」馬上，卓士又反對這種措辭！他覺得「失迎失迎」是應該由主人對客人說的，他是沒有資格在別人的錢莊裏說這句話。他於是又決定只老老實實行一個鞠躬，不說話。這麼着以後，卓士決定再把介紹信呈上去，那末，再來說幾句奉承的話：「家父時常講起先生，先生是商業界領袖！家父最近也很不得意所以連我這樣、小的一個位置也要來麻煩先生了……」

一個穿大衣戴皮帽的大胖子進來了，跟隨在後面的車夫很敏捷地將皮包遞給他，裏面的茶房更敏捷地將皮包又從胖子的手裏提過去。

「余先生！」卓士趕緊立起來，行了一個鞠躬。
「你是誰？」

卓士好像聽到有人在輕輕地說：「是家父！」但是他管不了這許多，他連忙從袋裏摸出介紹信，恭恭敬敬呈上去。

那胖子接了信，先看一看下面寫信人的名字，其餘是差不多一行只瞟一眼。

在這樣很短的時間中：對於卓士却彷彿經過一場很久的鬥爭。他看見他寫字台楞着眼偷看他，翹起嘴唇和椅子在切切私語。他把視線避向天花板上，恰恰又碰到那隻鐘對着他咋舌，不講演了。他覺得牆壁在搖動，地板在旋轉。

「家父……商業界領袖……家父……」
他只記得這幾個另碎的字眼，他已經再沒有力氣把它們湊成一句整句的話語了。

他的視線也找不到安適的地方了；甚至他把視線收縮到胸前，他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心卜卜地急跳，在向他示威。

他是活像一個囚徒，可憐地靜待胖子來下判決。
胖子把信箋照原印收籠，微笑地說：

「好，我曉得啦！我替你留意就是！」
他看卓士還立着不動，又微笑地說：

「那末，這封信就存在我這裏吧！」
他一邊說一邊對卓士點頭表示告別，接着就緩緩地跨進經理室裏去了。

卓士像喝醉了酒一樣，有些糊塗，也有些清爽，他掛念着忘記將自己的履歷和通訊處告訴他。但其後便像木鷄一般躊躇了一會兒，也就拔起這兩隻僵硬的腳踏跟地出去了。

太陽還是那樣紅細細地，他用力拉那扇玻璃大門。在丟然一聲的玻璃門的搖曳中，他彷彿聽到裏面流出來這樣的聲音：

「家父！你又去啦！明天還要來吧？」

太平鹽

化痰
去咳

法租界 善鍾路巨濟來斯路中
華南經理 上海中行公司 李漢章
電話 七〇二一
分經理 福建修善堂楊繼修

▲福州市倉前山嶺下路坦廬里